

越城縣廣勝寺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馬鳴菩薩撰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治身心病唯有佛語是故應勤
聽於說法我昔曾聞漢地王子眼中
生膜遍覆其目遂至闇冥無所見
種種療治不能療除時坐又尸羅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馬鳴菩薩撰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治身心病唯有佛語是故應勤
聽於說法我昔曾聞漢地王子眼中
生膜遍覆其目遂至闇冥無所見
種種療治不能療除時竺又尸羅
有諸商估來詣漢土時漢國王問估
客言我子患目尔等遠來頗能治不
估客答言外國有一比丘名曰瞿沙
唯彼能治時王聞已即大資嚴便送
其子向竺又尸羅國到彼國已至
者瞿沙所而作是言吾從遠方故
療目唯願哀愍為我治眼尔時尊者
許為治眼多作銅盞賦與大眾語諸
人言聞我說法有流淚者置此椀中
因即為說十二緣經眾會聞已啼泣
流淚以鉢承取聚集眾淚向王子
尊者瞿沙即取眾淚置右掌中而
偈言

我今已宣說甚深十二緣能除無明闇
聞者皆流淚此語若實者當集眾入淚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三

十一

人天夜叉中諸水所不及以洗王子眼
離障得明淨尋即以淚洗膚翳得消除
尔時尊者瞿沙以淚洗王子眼得明
淨已為次增長大眾言心而說偈言

我今已宣說甚深十二緣能除無明闇
明者皆流淚此語若實者當集衆入淚

人天夜叉中諸水所不及以洗王子眼
離障得明淨尋即以淚洗膚翳得消除
尔時尊者瞿沙以淚洗王子眼得明
淨已為欲增長大衆信心而說偈言
佛法極真實能速除翳障此淚亦能除
如日消冰雪

是諸大衆見是事已合掌恭敬倍生
信心得未曾有身毛驚豎即說偈言
汝所作希有猶如現神足醫藥所不
瘡淚洗能除患

時諸比丘聞法情感悲泣兩淚尊者
瞿沙告諸衆會雖為是事此不為難
如來往昔千劫中修行苦行以是功
德集此十二因緣法藥能令聞者悲
感垂淚婆須之龍吐大惡毒夜叉惡
鬼遍滿舍宅吉毗垣陀羅根本厭道
此淚惡能消滅無遺是乃為難况斷
翳障猶如蜂翅而除滅之何足為難
設大雲霧幽闇晦冥惡風暴雨此淚
亦能消滅是時狂醉象軍及以步兵
鎧仗自嚴以淚灑之軍陣退散一切
種智所修集法其誰聞者而不雨淚
然以此淚能摧灾患唯除宿業彼時

王子既得眼已歡喜勇躍又聞說法
厭患生死得須陀洹果生希有想即

種智所修集法其誰聞者而不雨淚
然以此淚能摧災患唯除宿業彼時

王子既得眼已歡喜勇躍又聞說法
狀患生死得須陀洹果生希有想即
說偈言

誰得聞佛法而不生歡喜 我已深敬信
至心聽說法 耳聞希有事 自患亦消除
慧眼與肉眼 俱悉得清淨 治眼中窳上
無過於大仙 我今稽首禮 衆醫中寂勝
以一智寶藥 開我二眼淨 世間有心人
誰不敬信者 若設有少智 云何不生信
釋迦牟尼尊 衆生之慈父 言設甚美妙
柔和可愛樂 濟拔事已竟 得達于彼岸
意根法微細 作意當解了 乃至邊地人
亦能得開悟

復次若得四不壞淨寧捨身命終不
毀害前物是故應勤修四不壞淨我
昔曾聞有一罪人應就刑法時旃陀
羅次當刑人彼旃陀羅是學優婆塞
得見諦道不肯殺人典刑戮者極生
瞋忿而語之言汝今欲違王憲法耶
優婆塞語典刑戮者言汝甚無智王
今何必苦我殺人雖復色身屬王作
旃陀羅聖種中生名曰法身不屬於
王非所制也即說偈言

釋迦牟尼尊 具一切種智 因時能教化
滅除一切過 閻羅王之法 果時始教化

於陀羅聖種口生名曰法身不屬方
王非所制也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四張 卅字

釋迦牟尼尊具一切種智因時能教化
滅除一切過閻羅王之法果時始教化
臨苦為說苦易壞亦可違

時典刑戮者以此人違犯王禁即將
詣王言此旃陀羅不用王教王語之
言汝何故不用王教白言大王今應
生信發歡喜心而說偈言

除我三毒垢獲得寂滅因無上之大悲
十力世尊所受持於禁戒乃至蚊蟻子
猶不起害心何況於人耶

時王語言汝若不殺自命不全此優
婆塞見諦氣勢便於王所充對不難
而作是言此身隨王王於我身極得
自在如我意者雖帝釋教我猶不隨
王聞此語極大瞋忿勅令使殺彼旃
陀羅父兄弟七人盡不肯殺王遂殺
之有二人在至第六者勅使殺之亦
不欲殺王又殺之至第七者又不肯
殺王復殺之老母啓王第七小者為
我寬放王言今此人者是汝何物老
母答言皆是我兒王復問言前六者
非汝子耶答言亦是王言汝何以獨
為第七子耶尔時老母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經卷八

第五張

大王應當知六子皆見諦悉是佛真子
決定不作惡是故我不畏今此第七子

非汝子耶。答言：亦是王言。汝何以獨為第七子耶？

大王應當知：六子皆見諦，悉是佛真子。決定不作惡，是故我不畏。今此第七子，猶是凡夫人，脫為身命逼，造作諸惡業。是故我今者，求王請其命。人王得自在，唯願活此子。臨終時恐怖，或能造諸惡。凡夫臨死時，但覩其現身，不見於後事。能觀後世報，非凡夫境界。

尔時大王而作是言：我於外道未聞是語。今說因果了，如明燈旃陀羅口作如是說：王生決定意，名為賢聖村。非是旃陀羅，雖名旃陀羅，實修苦行者。自命尚不惜，况應諸親屬護戒劇。護財不顧身命，及以眷屬唯持禁戒。即說偈言：

世人觀種族，不觀內禁戒。護戒為種族，設不護戒者，種族當滅壞。我是旃陀羅，彼是淨戒者，彼生旃陀羅。作業實清淨，我雖生王種，實是旃陀羅。我無悲愍心，極惡殺賢人。我實旃陀羅。

尔時大王將諸眷屬，詣於塚間供養其屍。王復說偈言：

此覆善功德，如灰而覆火。口雖不自說，作業已顯現。帝釋常供養，如是堅行者。

不惜已身命，而護於戒行。

尔時彼王將諸羣臣數千億，婆羅門。

此覆善功德如灰而覆火口雖不自說
作業已顯現帝釋常供養如是堅行者

不惜已身命而護於戒行

尔時彼王將諸羣臣數千億婆羅門
等步詣塚間而作是言如是大士雖
名旃陀羅實是大仙人積聚死屍為
其墮淚王復說偈言

勇健持戒者以刀分解身尸骸委在地
血泥以塗身以持禁戒故今日捨此身
堅心不犯惡守戒而至死

得佛法味者智皆應尔王復說偈言
愚癡之所盲貪欲之垢汙著我所諸根
掉動而不定不計於惡業但取現在樂
結使垢塗汙智者常觀察身財色危想
亦如河岸樹終不造惡業智水洗心垢
尔時大王近旃陀羅身敬尚法故繞
屍三匝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南無歸命法善能觀察者捨於短促命
而不捨於法假設入火林見諦毀禁戒
終無有是處此即是明證此人持佛語
終無有二志卧於泥血中以護佛戒法
此屍以火焚即變為灰土持戒善法名
同於世界盡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欲示證道無有
變異佛說見諦終無毀破四大可破

四不壞淨終不可壞

復次心有憍慢無惡不造慢雖自高

以何因緣而說山事欲示證道無有
變異佛說見諦終無毀破四大可破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七張 事字号

四不壞淨終不可壞

復次心有憍慢無惡不造慢雖自高
名自卑下是故當應斷於憍慢我昔
曾聞佛成道不久度優樓頻螺迦葉
兄弟眷屬千人煩惱既斷鬚髮自落
隨從世尊往詣迦毗羅衛國如佛本
行中廣說閱頭檀王受化調順諸釋
種等恃其族姓生於憍慢佛婆伽婆
一身觀者無有狀足身體豐滿不肥
不瘦婆羅門等苦行來久身形羸癯
雖內懷道外貌極惡隨逐佛行甚不
相稱尔時父王你是念言若使釋種
出家以隨從佛得相稱副作是念已
擊鼓唱言仰使釋種家遣一人令其
出家即奉王勅家遣一人度令之出
家時優波離為諸釋等剃髮鬚之時
涕泣不樂釋等語言何故涕泣優波
離言今汝釋子盡皆出家我何由活
時諸釋等聞優波離語已出家諸釋
盡以所著衣服瓔珞嚴身之具成一
寶聚盡與優波離語優波離言以此
雜物足用給汝終身自供優波離聞
是語已即生狀離而作是言汝等今
皆狀患珍寶嚴身之具而皆散棄我
今何為而收取之即說偈言

雜物足用給汝終身自供優波離聞
是語已即生厭離而作是言汝等今

皆厭患珍寶嚴身之具而皆散棄我
今何為而收取之即說偈言

是諸釋種等棄捨諸珍寶如捐惡糞掃
并及諸果葉彼捨於愛著云何方貪取
我設取寶聚內心必貪著計為我所有
是則為大患諸釋捨所患我今設取者
是為大過惡譬如人吐食狗來取食之
我收他所棄與狗有何異我今畏寶聚
如離四種毒善根內觸發不貪戀寶聚
我今必棄捨欲向世尊所求索出家法
時優波離說此偈已復說偈言

見他得勝法始生欣尚心願令我已身
同彼獲勝事我今欲自出當勤作方便
時優波離復作念言我今決定必當
出家但當勤求千婆羅門先於佛所
已得出家種刹利姓其數五百亦得
出家婆羅門刹利二姓俱貴然我首
隨其姓卑下復為賤役於彼勝中不
索出家為可得不是我於今者有何勢
力云何此中而得出家即說偈言

刹利姓純淨婆羅門多學生處如摩尼
皆共聚集此我身首隨種云何得參豫
口似破碎鐵間錯於真金婆伽婆佛隨

我聞具種智今我當往彼悲愍一切者
應淨不應淨應出不應出一切外道衆

皆共棄集此我身首隨種云何得參豫
口似破碎鐵間錯於真金波加婆佛隨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九張 事字字

我聞具種智今我當往彼悲愍一切者
應淨不應淨應出不應出一切外道衆
不知解脫處唯有滅結者能知於解脫
時優波離說是偈已到世尊所胡跪
合掌右膝著地而說偈言

於四種姓中俱得出家不涅槃解脫樂
我等可得耶善哉救世者大悲普平等
哀愍願聽我得及出家次

尔時世尊知優波離心意調順善根
純淑應可化度即舉相好莊嚴右手
以摩其頂而告之言聽汝出家外道
秘法不示弟子如來不尔大悲平等
而無偏黨等同說法示其勝道而拔
濟之猶市賣物不擇貴賤佛法亦尔
不擇貧富及以種姓即說偈言

誰渴飲清流而不充虛乏誰秉熾然燈
而不滅黑闇一切種智法普共一切有
誰有修行者不得勝妙義辟如食石蜜
貴賤等除陰刹利婆羅門得盡三有時

諸姓等無異辟如二種藥對治風冷熱
藥不擇種姓貴賤皆能治法藥亦如是
能治貪恚癡四姓恚皆除高下無老別
人如火燒物不擇好惡薪毒螫亦如火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十張 事字字

不擇貴與賤猶如水洗浴四姓皆除垢
盡苦之邊際諸種皆得離

又如火燒物不擇好惡薪毒螫亦如火

不擇貴與賤猶如水洗浴四姓皆除垢
盡苦之邊際諸種普得離

尔時世尊猶如晴天無諸雲翳出深
遠聲猶如雷音如大龍王亦如牛王
如迦陵頻伽聲亦如蜂王又如王王如
天伎樂出梵音聲告優波離樂出家
不優波離聞是聲已心生歡喜又手
白佛願樂出家佛告之曰優波離善
來比丘汝今於此善修梵行聞是語
已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威儀齊整諸
根寂定如舊比丘五百釋種皆白四
羯磨受具足戒佛言我今當以方便
除諸釋種憍慢之心尔時世尊語諸
釋種汝等今者應當敬禮諸應舊比
丘上座憍陳如阿毗馬師比丘等次
第為禮優波離寂在下坐釋賢王於
諸釋中波為導首尔時諸釋敬順佛
教次第禮足至優波離見其足異尋
即仰觀見優波離面時諸釋等甚用
驚恠猶如山頂瀑水流注觸岸迴波
而作是言我等曰種刹利之姓世所
尊重去何今者於已僕使卑下之姓
刹鬚之種而為禮敬我等今者當向

佛世尊具說上事白佛世尊優波離
所亦敬禮耶佛告釋種今我種此法

刺髮之種而為礼敬我等今者當向

佛世尊具說上事白佛世尊優波離
所亦敬礼耶佛告釋種今我種此法
斷憍慢處時諸釋種白佛言此首陀
羅種佛告之曰一切無常種姓不定
無常一味種姓亦尔有何老別時諸
釋種復白佛言世尊此刺髮之種我
等曰毘舍佛告釋等一切世間如夢
如幻種姓之中有何老別諸釋種等
白佛言世尊此是僕使我等是主佛
答釋言一切世間皆為恩愛而作奴
僕未脫生死貴賤無異捨汝憍慢時
諸釋等端嚴殊特如華敷榮合掌向
佛懷疑猶豫而作是言必使我等礼
優波離足耶佛告釋種非獨於我一
切諸佛出家之法悉皆如是時諸釋
等聞佛重說出家法已儼然而住如
樹無風心意愁惱皆同聲言我等云
何違佛教勅宜順佛教先舊智人作
如是語如來所以先度優波離者為
欲摧破諸釋種等憍慢心故諸釋於
是捨棄憍慢順出家法亦為未來貴
族出家所順法故拔陀釋等久習憍
慢今拔其根為優波離接足作礼當

礼之時大地城郭山林河海悉皆震
動諸天唱言釋種今日憍慢山崩即

慢今拔其根為優波離接足作礼當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十二張 事字號

礼之時大地城郭山林河海悉皆震動諸天唱言釋種今日憍慢山崩即說偈言

嗚呼捨憍慢種族色力財隨順於佛教如樹隨風傾日種刹利姓頂礼優波離除捨我慢心諸根皆寂定諸大勝人等真實無諂偽副利眾德備其數如竹林名聞婆羅門貴族刹利等如是名德眾入於牟尼法莊嚴諸聖眾如星圍繞月羅列在空中嗚呼法熾盛如來之大海眾上功德水湛然溢其中眾河之所歸世間眾勝智無不歸佛法人天眾增長苦是出要道如來善分別說法滅憍慢弟子眾一味如海等一味以何因緣而說此事佛法出於世為斷憍慢故

復次得見諦者不為天魔諸外道等之所欺誑是故應勤方便必求見諦我昔曾聞首羅居士甚大慳慳舍利弗等往返其家而說偈言

惡道深如海乱心如濁水為慳流所漂言則稱無物嫉妬之大河邪見魚鼈眾充滿如是處漂流不止息今當拔慳根

成就施果報大悲之世尊無畏之釋子見諸没苦厄我等應救濟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十三張

言具種無生妙妙之方河牙具魚當身
充滿如是處漂流不止息今當拔慳根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三十三

成就施果報大悲之世尊無畏之釋子
見諸沒苦厄我等應救濟

尔時尊者摩訶迦葉早起者衣持鉢
向首羅長者家而讚布施時彼長者
以不喜故如稍刺心語迦葉言汝為
受請為欲乞食迦葉答言我常乞食
長者語言汝若乞食宜應及時迦葉
即去如是舍利弗目連等諸大弟子
次第至家都不承待尔時世尊往到
其家語首羅言汝今應修五大施首
羅聞已心大愁惱作是思惟我尚不
能修於小施云何語我作五大施如
來法中豈無餘法諸弟子等教我布
施世尊今者亦教布施作是念已白
佛言世尊微細小施尚不能作况當
五大施乎佛告長者不殺名為大施
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如是等
名為五大施聞是語已心大歡喜作
是思惟如此五事不損毫釐得大施
名何為不作作是念已於世尊所深
生歡喜信敬之心而作是言佛是調
御丈夫此實不虛自非世尊誰當能
解作如是說誰不敬從無敢違者即

說偈言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十四張 事字号

色貌無等倫才辯非世有世尊知時說

在丈夫山實不虛自非世尊誰當能
解作如是說誰不敬徒無敢違者即

說偈言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十四張 事字号

色貌無等倫才辯非世有世尊知時說
梵音辞美妙所說終不空聞者盡獲果
說是偈已深於佛所生歡喜心即入
庫藏取二張氎欲用施佛又自思惟
猶以為多欲與一張又復更思嫌其
少故還與二張佛知心念即說偈言
施時闍諍時二俱同等說二德都不住
寧劣丈夫所施時闍諍時等同所作緣
尔時首羅聞是偈已如來世尊知我
所念歡喜踊躍破於慳怯捉氎施佛
佛知首羅至心歡喜如應說法破首
羅二十億我見得須陀洹尔時世尊
即從坐起還其所止首羅歡喜送佛
還于其家心生欣慶尔時魔王見首
羅歡喜作是念言我今當往詣首羅
破其善心作是念已化作佛身三
十二相八十種好至首羅家即說偈言
身如淨金山圓光極熾盛自在化變現
住少如象王來入首羅門如日入白雲
覩者無厭足明如百千日
尔時光照首羅家首羅驚疑為是何
人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十五張 事字号

如融真金聚 充滿我家中 猶日從地出
其光倍常明

人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十五張 事字号

如融真金聚 充滿我家中 猶日從地出 其光倍常明

說是偈已極生歡喜如彼甘露灑于 身而作是言我有大福如來今者 再入我家雖復再來不為希有何以 故如來世尊常以慈悲濟度為業復 說偈言

身如摩尼果 膚如淨真金 眉間白毫相 其目淨修廣 如開敷青蓮 寂定上調伏 無畏徐佯步 容甚殊特妙 圓光滿一尋 用自莊嚴 勇猛自唱言我今真是佛 余時魔王極自在莊嚴在首羅前告首 羅言我先說五受陰苦因習而生修 入正道滅五受陰此是邪說時彼首 聞是說已甚生疑惟貌相似佛所 說乃非我為是夢為心顛倒聽其所 說甚為貪嫉是何惡人化作佛形如 華聚中有黑毒虵我今審知此定是 鬼如賣針人至針師家求欲賣針汝 今波旬聽我佛子之所宣說偈言 揚翅扇須弥 尚可令傾動 欲令見諦心 動隨汝者 終無有是處 汝可惑肉眼 不能惑法眼 佛知此事故 而作如是說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十六張 事字号

肉眼甚微劣 不能別真偽 若得法眼者 見牟尼尊 我得法眼淨 見於滅結者

動隨汝者終無有是處汝可惑肉眼
不能惑法眼佛知此事故而作如是說

肉眼甚微劣不能別真偽若得法眼者
見牟尼尊我得法眼淨見於滅結者
終不隨汝語汝徒自疲勞不能見惑亂
吾今諦知汝實是惡波旬見四真諦人
不可移動如以金塗鐵欲誑賣金家
事亦難成外現其金相其內實是銅
如以虎皮用覆於驢上形色惑肉眼
言知汝虛如火有冷相風相恒常住
使日光闍月可作熱相不能使見諦
豈有動轉心設使滿世界草木及瓦石
柴鹿禽狩等悉皆作佛像不能動我意
百變異相况汝一魔身而能動攝我
種種說苦切責波旬猶如勇健人
陣繫縛者時魔即恐怖速疾還天宮
于王住處象到尋突走波旬亦如是
所住處諸魔不敢停

汝不得禪定於命終時不得決定
以昔曾聞婆須王時有一侍人名多
伽迦王所親愛為讒謗故繫於獄
又更讚毀王大忿怒遣人殺之時
眷屬皆來圍繞而語之言汝聰明
見過於人表汝今云何其心擾動
死時至何事寂苦那迦答言畏死

怖心不能定即說偈言

先於父母諸親及眷屬離別生憂惱

死時至何事寂苦那迦答言是死

心怖心不能定即說偈言

先於父母諸親及眷屬 離別生憂惱
為苦中極方今死時苦 微苦皆輕微
計眾苦中死苦亦不大 莫知所生處

焦熱惱今去極速疾 不知所趣處

既不離欲誰能不驚懼 精神甚素擾

盲涉長路竟知何所向 心意樹類捨

口沙聚散無可遮制處 如佛之所說

存由心使我今倒錯亂 難得生善處

心自在故隨意取諸趣 今我心躁擾

不能持令住我昔來愚淺 貪著五欲

能觀內身繫念於善處 依止何山林

坐而繫念如此上妙事 今方生願羨

待伏藏禪安樂寂靜故 我念牟尼說

得之句義放逸行非法 修行非所作

捨於義利貪著所愛處 方欲修善義

死卒至離彼平正道 逐此邪吟

折頓住坐守極愁惱 越於如實法

行非理事愚凡夫死至 軸折守愁惱

緣故說是先不善觀察而作死想

終驚怖方習禪觀以不破五欲

心至悔恨驚怖

者應繫念除破五欲想 精勤執心者

時無悔恨心意既專至 無有錯亂

者勤提心臨終意不散 專精於境

者應繫念除破五欲想精勤執心者

大經論卷第八 第十八張 事字

時無悔恨心意既專至無有錯亂
者勤提心臨終意不散專精於境
習心專至臨終必散亂心若散亂
調馬用磴若其鬪戰時迴旋不直行
善觀者不攝五根設臨終時心難
制如庫藏中鎧鉀朽故臨敵將戰
鉀散壞不習檢心命終亦尔
次有實功德應當供養智者宜依
敬有德我昔曾聞阿越提國其王
名曰因提拔摩有弟名須利拔摩為
國故二人共鬪須利拔摩擲繯繯
於拔摩頭繯已急挽因提拔摩極
心怖作是願言今若得脫當於佛
下作般遮于瑟今作是願時繯索
絕於佛法僧深生信敬即勅大臣
以者延容多營般遮于瑟于時大
印奉王教設般遮于瑟使人益食
彼大臣處上座頭坐見上座比丘
留半分食呪願已訖以此餘食盛著
鉢中從坐起去如是再三大臣見已生
不信心作是思惟如此比丘必不清
淨作是念已具以此事上白於王王
問大臣卿極得信心臣答王言不得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十九張 事字

信心何以故上座比丘留半分食從
坐起去必以此食與他婦女我生疑

淨作是念已具以此事上白於王王
問大臣卿極得信心臣答王言不得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十九張 事字

信心何以故上座比丘留半分食從
坐起去必以此食與他婦女我生疑
惑王聞是語兩手覆耳告大臣曰莫
作斯語汝今莫妄稱量於人汝無智
力云何而能分別前人如佛言曰若
妄稱衆生必為自傷汝莫作是顛倒
邪見即說偈言

戒定慧寂滅得多聞覺慧 此是善逝子
隱藏於功德 猶如灰覆火 久處智戒行
世尊之所說 汝不共住止 云何知其行
佛說菴羅果 喻於四種人 唯善丈夫者
善能知分別 有佛世尊說 及與佛等者
乃可稱量人 是故汝不應 輕蔑佛弟子
橫生分別想 譬如伏藏中 以土覆其上
誰知下有寶 汝住不須去 自當往觀察
我從今已往 躬當供養僧 愚癡服好藥
便變成於毒

尔時大王躬詣僧中供養衆僧手自
斟酌尔時上座如前留食呪願已訖
即便持去王即逐上座後語上座言
上座年老可以鉢盂與我今捉于時
上座難不與鉢強隨索鉢乃至真隨
羅村不欲與鉢時彼上座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二十

事

我知汝淨信 悲愍能拔濟 王雖生濁世
威儀甚嚴整 上世諸勝王 猶故不能及

上座與不與金強隨索鉢乃至真隨
羅村不欲與鉢時彼上座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二十 事

我知汝淨信悲愍能拔濟王雖生濁世
威儀甚嚴整上世諸勝王猶故不能及
不知我戒行但見其出家未曾有往來
亦無有返報而能深愛敬恩過於慈父
雖不見汝心諸根皆和悅日出於空中
密雲覆不現雖有此翳障花敷知日出
知王有深信奇特未自有能卑下自屈
欲為私執鉢榮貴福利具然能不驕逸
諸王得自在憍慢盲其目用造諸惡業
顛墜多缺失勇捍有智力善解用財施
觀身如幻炎知取堅實法略說而言之
一切皆增長如汝自調順教化中寂上
賢勝所行道共衆隨順行
我今既受王供王以下心從我索鉢
共養已足不須取鉢今時彼王遂更
慈懃重隨索鉢比丘念言今王何故
欲得我鉢即入定觀知王欲用調伏
大臣故是以索鉢即說偈言
凡夫愚闇人欲動須彌山我今當與鉢
以護其心意欲當有毀譽我心都無異
於我生不信損減衆多人
說是偈已捨鉢與王王尋捉鉢猶如
象鼻捉青蓮花逐比丘去到旃陀羅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二十一 事

家時彼比丘命王入舍王不肯入於
門前住比丘老母先得阿那含果具

言是作日持鉢與王王尋捉鉢猶如象鼻捉青蓮花逐比丘去到旃陀羅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五十二張 事

家時彼比丘命王入舍王不肯入於門前住比丘老母先得阿那含果具足天眼能知他心又知他人善根因緣時彼老母即白王言王勿怯弱來入我舍即說偈言

汝不應生疑此首陀會舍非旃陀羅家太子得羅漢第三須陀洹我是一切智佛之優婆夷住於阿那舍汝但觀戒行莫問出生處但取我道德莫觀家眷屬最後生此處功德有殊勝如似沙石間能出好真金伊蘭能出火於泥生蓮花觀人取道德何必其族姓伊蘭與旃檀然火皆熟物二俱有所成功德等無異王聞老母說是偈已嗚呼乃是法中大人佛體大悲使旃陀羅獲不死處不擇種姓佛所說法旃陀羅中師子乳王又思惟若供養種族失於功德若供養功德不應分別旃陀羅也王復說偈言

一當供養德不應觀生處婆羅門說喻洗生蓮花天與阿修羅敬戴著頂上維門有過智者皆棄捨彼若造作惡可說無過耶然實是過罪旃陀有德者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五十二張 事
可不取耶實復有功德如此旃陀羅
以養如是旃陀羅山林修苦行

羅門有過智者皆棄捨彼若造作惡
可說無過耶然實是過罪旃陀有德者

可不取耶實復有功德如此旃陀羅
以養如是旃陀羅山林修苦行
如聖非是旃陀羅旃陀羅殺鹿
百食其肉彼之所造箭亦復取用射
走因緣故我應隨順行旃陀有德者
可不採取

以此偈已王入其家長跪合掌作是
念先禮老母應先禮佛如來世尊
旃陀羅如此正道能示一切衆生
隱正道應先禮佛即說偈言

南無苦行仙醫王中寂上我今以佛故
禮於下賤如依須彌山烏鹿同金色
他聞此事我今現證知依佛須彌山

長者皆可貴一切種智海淨意度中
佛救世間慈等無惡意於諸衆生
以爲寂親厚能於一解脫分別說多種
八道狂顛倒橫分別種姓
時大王說是偈已作禮而